

## 安州、北川—春天里的蜀道行\*

周瑄璞

2022-05

我曾于 2012 年春天受邀去安县，参观踩桥节。

踩桥节是四川北部的一种民间风俗，每年春天举行，时间定为春社日（即立春后第五个戊日，也就是立春后五十天，又叫逢社）。

发出邀请的是鲁迅文学院同学安昌河，四川省绵阳市安县人。2010 年我们一起上“鲁院”。他是比较沉默的一个，不太合群，常常独自思考着什么，好像还没有从当年的汶川地震中缓过神来。学期快结束时，院里为他的长篇小说《我将不朽》举办研讨会。书很厚，叙述手法颇为先锋，很符合四川作家的文风，奇崛诡异，充满神秘主义，像是沾染了大山密林潮湿的巫气。整本书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杀戮，评

---

\*Click to View:[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125316/https://www.sohu.com/a/546068523\\_75768](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125316/https://www.sohu.com/a/546068523_75768)

论家和发言的学员也指出了这一点，可他好像不以为然。

安昌河本名何长安，安昌河是他家乡安县的一条河，流经绵阳市和安县。安昌河初中没有上完，十六岁跑到山西挖过两年煤，亲眼看到矿难死人，再也不愿从事这项工作，回到家乡，自修中文，并开始写作，曾经写过两篇关于煤矿的小说，几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，时在安县文化馆工作。

2012 年的踩桥节是 3 月 18 日。安昌河邀请了好几位同学，到跟前却各有原因，去不了了，只有我和丈夫及外甥三人，于 3 月 17 日由西安出发，前往安县。

下午五点多，在绵阳下了高速路，安昌河一家三口站在路边等待。夕阳下，胖胖圆圆的他、高挑亮丽的妻子、学龄前的儿子，并排而立，手拉手翘首以待的样子很是感人。看到我们的车，他带头跑过来，三个人还是拉着手不肯松开。那时安昌河还不到四十岁，胖嘟嘟的身躯稍显沉重，步态矫健不起来，带着

一点沧桑和憨厚。此后每当电视里播放四川的广告片，“熊猫故里”那个词，都让我想起安昌河。

他打一辆出租车，头前带路，我们的车跟在后面，在宽阔笔直的辽宁大道上行驶了十多公里——这是地震后辽宁省援建的一条公路——进入安县县城。县城所在地花菱镇，本世纪之初才从原来的安昌镇迁到这里，是一个崭新的县城，道路宽阔，设施齐备。

我发现安昌河的妻子是河南口音，细问，原来是河南周口人。我说，一个四川，一个河南，你俩怎么认识的？安昌河神秘一笑，不作回答。我想，或许归功于网络。安昌河原有一段婚姻，一个女儿。新妻子名叫周丹，个头比他还略高一点，披肩发，白皮肤，容长脸，算得上漂亮女人，儿子白白圆圆，健康聪明，继承了两人的优点。

第二天，起个大早，到睢水镇上踩桥。满眼嫩黄颜色，一路油菜花香，一路粪便气味，两种气味都异常浓烈而明确，让你无可选择要哪个不要哪个，这

正像是一个哲理，烘托出三月的川北大地。这种混搭气息不由得让人感慨土地的宽容与博大。春风拂面，路有弯道与缓坡，汽车从一个慢坡上向下冲去，像是一头扎进油菜花的海洋，进入一个不真实的梦境。一入小镇，但见人群乌泱泱只往一个方向流去，路边各种小吃摊点夹道欢迎。停好车走到镇街背后，眼前景象吓人不轻，成千上万的人簇拥着一座拱桥，变成了人体之桥，血肉之桥。

安昌河领着我们，挤入人群。不必用自己的脚走路了，只被前后左右的人推拥着，有一阵被架空起来，连脚都挨不到地。警察手拉手形成人墙，也不顶用，被人挤得忽东忽西，不能左右自己脚步。夹在人群中，半天也挪不动，喘气都困难，后悔已晚，退不出来，只好被人群架着拥着推着，听天由命。桥下的河里，水本就很少，此时铺满了钞票和衣服。丢钱是祈福，衣服是病人的，由家里人拿来，在桥顶丢下去，去病免灾。安昌河说有一年，一个有钱人，在桥上向河滩里扔百元大钞，一沓沓往下丢，天空下起了金钱雨。人们也不挤桥了，都扑向水中捡钱。

用了一个多小时，从桥这头移到那头，又从人堆里挤出来，终于逃开人群，来到河边半人高的油菜花地里照相。路边地垄上，穿新衣的女人排成行走过，像是电影中的画面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油菜花，花香给人以幸福感，再看不远处桥上桥下那些彩色人群，想起一句话：火热的生活。

晚上安昌河叫来几位当地文友，在一个半露天的地方用餐，有廊有水，灯光迷离。肉食用大盆盛着，味道极美。其中有一位叫林辉的男士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戴眼镜，总是锁着眉头，一股忧郁气质，张口说话，桀骜不驯。我们喝酒吃肉，大声谈笑，一任天冷下来，我又回房间加了衣服，大家也没有散去的意思。说到四川人的爱吃、会吃，安昌河说，曾经因为家里十天没有吃到肉，他父亲把锅砸了，冲母亲大发脾气。我说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河南乡下，只有过年才会吃一次肉，此外常年吃不到肉的，也没一个人为此表现出异议，如果一个人爱吃讲究吃，会被人瞧不起，觉得你不会过日子。好吃懒做、不务正业、歪门邪道这些帽子，会扣到头上。

周丹说，刚嫁来四川，很不习惯，见身边的人，天天都在外面吃喝，也不知哪儿来的钱。而安昌河认为，你不吃喝，钱也没见省下多少。

第二天，安昌河带我们去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，他说，胆小的人，还是不要去。我不信这个，我想那一定是风声。假如去一趟能替那些死去的人承担一些痛苦，也是应该的。

北川老县城在一个山谷里，四面环山，山又非常之高，通向县城之路，就像是往一个大坑里走。遗址保留着当时震后的面貌，只是将道路修整出来，路边立了护栏，供人参观。各种单位门口，仍然立着白底黑字的竖长牌子，另有统一标牌写着单位简介，还有殉难职工照片及名字。有的房子歪斜，有的半倒，有的建筑塌成一堆；有的门面房卷闸门掉下来，一辆机动小三轮砸在里面；一家商店门口只剩下“嘉陵摩”三字，“托”字不知去向；有个窗户里面甩出来一半窗帘，贴在外墙上；还有一个窗户内，绳子上挂着一件洗净的衬衫；有一个小学，完全被山上滚下的石

头盖住。

不知道那些活着的人，还会不会回到这里，站在楼下看看自家窗口，回忆从前的生活。

县城很小，十多分钟走完。来到城边上的公墓，我们买了菊花献上，向遇难同胞三鞠躬。

安县老县城在安昌镇，重要机构迁走，如今只有镇的各种设置，变得十分安静。我们在公园里大树下喝茶聊天，有擦皮鞋的人趁机来揽生意。记不得是林辉还是哪位文友，邀请我们大家擦了皮鞋。林辉很健谈，激动地抒发着他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。

北川新县城精巧而美丽，城边有商业开发的羌族风情旅游区，几条街上卖工艺品、豆腐干、当地自酿酒之类。林辉执意要给我们买些手工挂面，死活拦挡下了。他趁我们不注意，进到另一个店里，不一会儿，手里提着两个盒子，沉甸甸走出来。夕阳斜照，风吹动他枣红色西服的右边衣襟，张开来像一个翅膀，瘦弱身姿稍显弯曲，一幅挺悲壮的样子。我心里大为不忍，听安昌河说他因为爱喝酒，爱招待朋友，经

济常常吃紧，有时借钱过活，夫妻关系非常糟糕。这两天陪着我们的行程中，朋友们话里话外，多有责备之意，劝说他不要再这样下去，他似乎并不在意。

第二年，从安昌河的博客上，看到悼念林辉的文章，得知他在我们安县之行半年后，因脑溢血去世。他妻子有自己的生活，基本对他不闻不问，当然他也有自身的一堆问题，喝起酒来没有节制，每月工资入不敷出，所以死得很是仓促凄凉。林辉生前，是安昌河又爱又恨的朋友，他很是崇拜在文坛小有名气的安昌河，把他当好哥们，信赖有加，只要他在的场合，没人敢说安昌河一个不好。可也给他惹了不少麻烦，安昌河夫妻常常因为他闹得很不开心。每个小城，好像都有一两个林辉式的人物，热情、仗义、豪放、浪漫，总有自身克服不了的弱点，总是一身伤痛一堆不如意，这仿佛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标配。

2017年11月的一天，安昌河来电，托我请贾平凹老师题写两个书名。我让他先写好短信发来，说出他这两个书名的重要性，请贾老师题写的必要



性，总之，就是要打动名家。

几分钟后，一条微信发来：冯翔是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，他失去了近百位亲戚、同学、朋友，最疼爱的儿子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。2009年4月，冯翔选择极端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生前创作的反映羌族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《策马羌寨》和散文集《风居住的天堂》，2010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马上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。他的孪生兄长冯飞为了更好地纪念他，特别想请他们兄弟二人都非常喜欢和敬爱的贾平凹老师题写书名，并敬奉润笔。

经过与贾老师联系和等待，终于拿到了大作家题写的书名，贾老师分文不取。字还未干，摊地板上晾着，立即拍照发给安昌河。几十分钟后，他估计我离开贾老师处回到家，打来电话说，冯飞非常高兴，要乘高铁到西安亲取墨宝。我说不必跑来一趟，明天就快递去。他说，那你啥时来四川玩吧，冯飞和朋友在成都开餐饮多年，有好几家店，你来吃噢。我说，正有意春节期间四川行，不只为去成都吃美食，主要是想再去安县，写一写安县的你。他说好啊，安县现

在改名安州区了。

2010年5月的一天，我推开社长办公室的门，看见一个小巧亮丽的女孩子。社长向我介绍，她叫王佳，四川人，爱好写作，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，来应聘编辑岗位。她后来找到了更好的就业岗位，没有来出版社工作，但一直保持联系。没想到她竟然是安昌河的老乡。

2017年，王佳已经是两个女孩的母亲，偶尔打电话问我中短篇小说投稿的问题、孩子上小学的事情。我顺便告诉她，春节期间可能会去你们安县。她说太好了，住到我家里吧，我家有房子，只是冷，我去买电暖气。我家在安昌镇，原是安县老县城，地震后划给北川县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北川人……王佳说话很快，麻辣脆，用《红楼梦》里形容王熙凤的话，就像是倒了核桃车子。

随着春节临近，王佳过一段时间就问我啥时到她们那里，电暖器已经买好。已经放寒假回家的王佳，在微信群里发了安昌镇的早餐米粉，油汪汪红鲜鲜

，很是诱人，还说，笋子米粉最好吃。安昌河说，对于老安县人来说，美好的一天，是从早餐一碗肥肠粉开始的。

人还没有入川，就被美食吸引。

初一早上，我们一家三口，开车一路西南，过陕南的汉中和川北的广元、绵阳，路上已经见到油菜花羞涩矜持地点缀山坡，向我们宣告南方春早的消息。

冯飞他们在成都的餐馆春节不营业，说好在北川等待我们。初三早上，安昌河便在群里问我怎么安排，我说初四早上到。于是他开始了精心布置。冯飞说他刚才开车去镇上又采购了一些东西，现在在家专心等待，快到时通知他，他下山来接。

我们七点多从成都出发，九点从绵阳下了高速。眼前一个大花坛，分开两条路，想起六年前，安昌河一家三口，手拉手站在夕阳下的这个花坛前面等待我们。于是记忆激活，上左边这条路。时隔六年，我

们再次行走在辽宁大道。二十分钟后，看到道路上方一个蓝色牌子，上写安州界，拿出手机欲给安昌河打电话，见他已经发来微信照片。走到跟前，果见一辆白色北京吉普停在路边。下车招呼后，他前头带路，我们一起向安昌镇去接王佳。

十点多来到安昌，在一个只有两幢楼的小小家属院里，站在楼下，安昌河大声呼喊王佳，听到她清亮的声音，来喽。于是我俩上楼，见她家大门敞开，夫妻二人大袋小包地提着吃的用的，丈夫怀里抱着小的，妻子手中牵着大的，一起下得楼来。

经过北川新县城，安昌河专门进入，绕了一圈，为让我们看看新城风貌。县城边上，还是那个羌族风情旅游区，想起六年前，林辉是从哪个店里出来，手里提着两盒挂面，风吹起他的西服衣襟。

冯飞在群里发出照片，充满羌族风情的吊脚楼，屋前的小阳台，阳光照耀，石桌上摆好了水果瓜子，纸杯子放了两排。

又行几十分钟，道路边上，停着一辆小车，冯飞站在路边等待我们。狭窄的道路使我们无法下车，他挥挥手，让我们跟上。一百八十度拐弯，走到上山去的一条更小的路，只能容一辆车通行，路边的大山被硬切下来，像一堵高墙。羌族最早为北方游牧民族，历史上为躲避战争，从北方一路向南，逃往大山，多居住在山之高处。我们的车拐了无数个弯，快要走到山顶了，进入一个村庄。山里的村庄，居住都很分散，这里一家，那里一户，所谓邻居，是目之能见，声之可闻的百十米处，一个村子要扯出几里地。水泥路修到每家门口，房子自己盖好，政府负责外装修，统一为羌族风格，墙上贴着三坪村村规民约十四条。三辆车只能一个跟一个停在路上。一座约两百平方米的吊脚楼，进去之后，就像迷宫一般。冯飞的妈妈和两个女人在忙碌，灶台很长，连着坐了大中小三口锅，烧的木柴，一只烟囱由灶台通向房顶，各式凉菜已经装入盘子，看来是要好好招待我们。七八个房间被好多个门连接起来，穿过之后，来到屋前的——也可以说屋后的平台上。阳光普照，碧空中走着白云。冯飞的家人忙着招呼我们，绿茶是他妈妈自己种、自己炒的，水是山泉水。我问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，你是

冯飞的哥哥吗？那人笑答，我是他爸爸，今年七十二了。啊？众人一阵惊呼，都来围观冯叔叔，个头不高，身板挺直，眼角上挑，目光有神，尤其神奇的是，一头细致柔软的全黑头发，在阳光下闪着亮光。

左手平台外边，下坡处长着一簇新竹，刚刚蹿高的光竿上，还顶着笋皮，右边高坡上，种着青菜与草药。喝着绿茶，吃着瓜子水果，我们很是期待这顿丰盛的午餐。来了两个男人，和冯叔叔一起坐在门廊的太阳下聊天。过一会儿，两张圆桌，凉菜摆上，冯飞从屋里抱出一坛酒，拿来一个大茶缸倒出，清亮亮，淡黄色，边沿上冒出几个小泡。周丹已经将酒杯筷子洗好，安昌河在旁边给她和我们大家拍照。在向每个小杯里倒酒之前，冯飞说，今天不用开车的，之前我安排你们住在禹里镇最好的酒店里，房间都订好了。可安哥说，住在家里，体验真正的山中夜晚，周老师你愿意吗？我说，倒是非常愿意，只是这样给你们增添了麻烦，我们这么些人，哪里来那么多被子呀？冯飞说，这个你不用操心，看，下面那所房子，是我两个舅舅家，晚上你们住在那里。我们山里都是这样的，谁家有亲戚住不下，就领到别人家里去。这才知

道，坐在廊檐下和冯叔叔说话的两个男人，是冯飞的舅舅。

冯飞父亲的家，在离此几里地的另一座山上叫杨家岭的小寨子。因冯叔叔年轻时在外当兵，复员后当了小学老师，常年不在家，冯飞妈妈为了家里有个照应，就将家搬到娘家这里，也就是说，冯飞的家，其实是舅家。现在厨房帮忙做饭的两个女人，是冯飞的二舅妈和姐姐。

凉菜上齐，大家围着两个圆桌落座，两位舅舅坐下来招呼大家喝酒。圆脸红润的是二舅，腼腆话不多，长脸黑黄的是幺舅，村文书兼五、六组组长，也就是生产队长，热情开朗，颇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位幺舅，还是个传奇人物，容我待到晚上细说。

菜是自己种的，鸡是自养土鸡，腊肉是自己腌制，酒是用苞谷自酿，连豆腐都是自家磨的，切成大片子，和大叶白菜煮在一起，清水里捞出来，蘸着有辣酱的调料吃，不蘸也很好吃，更有豆腐的清香。冯叔叔不喝酒，只吃了一点菜，就抱走了王佳的小女儿

，让王佳好好吃饭。头顶蓝天和阳光，喝酒，品菜，聊天，我们吃了一顿羌族待客的过年大餐。我问冯飞，想把你写进我的文章里，能用你的真名吗？冯飞爽快地说，当然可以，大名小名都能写，我小名叫健娃子，冯飞是我的曾用名，父辈取名的寓意是让我跟弟弟连在一起“飞翔”，我现在用的名字是冯维政，只是大家还习惯叫我冯飞。我猜想，他的意思是，弟弟没了，他也不飞了。

几十分钟后，估计我们吃完饭了，冯叔叔把孩子抱回来，交给王佳。他又拿起扫帚打扫战场，冯飞也帮着收拾，冯叔叔说，我来弄，你带他们到后面山上玩一玩。

天气热了起来，几人换了薄一些的衣服，冯飞和安昌河背起相机，一群人下了他家的坡道，沿着山路往后面走。

北川县为国家级贫困县，但冯飞说，他们这里，基本不知贫困是啥滋味，空气好，山上物产丰富，从不挨饿，现在各种政策都好。他爸爸教书几十年，



从教师岗位上退休，村子里祖孙三代都是他爸爸学生的家庭随处可见，爸爸思想单纯，受人尊重，没吃过苦，所以显得年轻。路过一家屋前，小小的一块三角形平地上，围着几人在绑竹竿，像是要做一个什么工具。冯飞从路上跳下去打招呼，掏出烟给几个男人挨个敬一支。继续往上走，又一户人家，门关着，两个门鼻上，横插着一根竹片，这就相当于锁子了。冯飞说这里民风淳朴，没有发生过偷窃事件。

路过村委会，冯飞的么舅站在楼前空地上晒太阳。小小的两层楼门前，挂着三块牌子：中国共产党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镇三坪村支部委员会，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镇三坪村村民委员会，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镇三坪村日间照料中心。路边空地上，一块照壁，上书两行大字：听党话，跟党走，脱贫奔康有盼头。照壁旁边，倒下一棵大槐树，树皮已无，只有光溜溜的树干。冯飞说这棵槐树至少有几百年历史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革命群众聚在这片空地上开会，冬天太冷，在树下架起火堆烤火，次数多了，树被烤死，慢慢倒下，像一道拱门横在路上，人们还可从树干下弯腰通过。从这条路下去，走几里地，就是他爸爸的老

家。

再次感叹，山上修路，实为不易，要将大山一点一点削开，一边是壁立千仞，常有碎石落下，一边是万丈悬崖，钢板拦着也让人心惊。安昌河与妻子儿子时而手拉手，时而搂着肩，三人差不多一般高，在山路上走成了一堵墙。孩子已经十一岁，夫妻还如此恩爱。周丹说，四川男人懂得疼人，平常家里，都是安昌河做饭，两人每年回一次河南，安昌河在饭桌上公然给她夹菜，娘家人瞪大了眼睛看。在河南乡下，很少有丈夫这样关照妻子的。周丹的舅舅私下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怕小丹不跟他了？为啥每次小丹回娘家，他都要跟来，形影不离，难道怕她不再回川？

回到村里，太阳已在西天，失去了热力。路边一小块地里，一位老人坐在凳子上翻拣一种白色草根，我们凑上去看。冯飞说这是韭菜根，地里长得太密，老人拣一些腌咸菜，夹馍吃特别香。它们被翻出来，晾一晾，过些天春分后再埋进去，就能长出韭菜。我问，拿回我们家，种在花盆里也能长出吗？冯飞说，能的。我惊奇，这看起来皱巴巴蔫了的根，又要离

开土地几十小时，能重新发芽吗？冯飞说，生命力是很顽强的。刚好我口袋里有个小塑料袋，就拣了两块疙瘩根装进去。那位大叔回屋子里，拿一个稍大些的塑料袋，给安昌河装了一满袋子。

太阳又下去一点，天更凉了一些，感觉山里的时间走得慢而宁静。

晚饭仍是两个舅舅相陪，冯飞的妈妈、舅妈、姐姐在厨房忙碌，中午没吃完的肉类摆上来，新炒了几个素菜。大米稀饭里，煮着大块金黄瓢红薯，又甜又软。在不太亮的灯下，女人喝稀饭，男人喝酒，话也多了起来，时不时冒出深情表白。安昌河说，他和冯翔本是好友，冯翔多次说起，他有个双胞胎哥哥，在成都干事业，有机会介绍他认识，却一直没有实现。2009年，在冯翔的追悼会上，安昌河见到冯飞，抱住大哭，从此两人成为铁哥们。冯飞说，在北川的多个场合，人们见了他，都是突然一愣，吓得不说话，他知道对方将他当作了冯翔。地震和死亡，是一个残酷的话题，我们似乎都有意回避，不愿轻易触及

喝得脸通红的冯飞，头脑还保持清醒，安排今晚的住宿，说得井井有条：王佳因娃儿小，不易走远，就住他家，她带着小女儿，住在冯飞身后这一间，王佳的丈夫王博士，带着大女儿住在旁边另一间；我们两家呢，住到坡下两个舅舅家，安昌河一家住在二舅舅家，妻子和儿子住一间，安昌河单独一间；我们一家住么舅家，我和女儿住一间，丈夫单独住一间。他似乎怕我们不理解，或者说怕我们不遵守，特意说明，他们这里风俗，客人到来，不能夫妻住在一处。我们纷纷表示理解并坚决贯彻。

安昌河我们两家人被两个舅舅和冯飞引领，王佳陪着，手机照明，顺小路一阶一阶下了山坡，来到一座大房子前。两个舅舅的屋子连在一起，二舅夫妻俩常年在外面打工，过几天就得出门，屋子里有些简陋。么舅这里，屋里屋外装修挺好，家里摆设也很现代化，卫生间和冯飞家一样，冲水马桶、洗澡设施、太阳能、浴霸、洗衣机，一应俱全。不用说，这里一切用水，包括冲马桶，都是山泉水。么舅带着我们参观屋里屋外，屋前空地，花圃里种着花草，具体品种在灯下看不真切。穿皮夹克的么舅，细长身材窄长面孔

，挥舞着手臂介绍他的领地，院子上空有几个摄像头，女儿给安的。现在咱们站在这里说话，一举一动，成都我的女儿都看得真切。一行人、连同二舅回到幺舅的客厅，大家意犹未尽，好像有一个重要的话题，怎么也不该越过去的，哪怕千回百转绕树三匝，它总是刻在北川人的心中，只不过是用了有一种洒脱而通达的方式讲起。五十四岁的幺舅先起的头，在某一个或许是他自己铺就的水到渠成的茬口，突然说，我年轻时候是武警战士，看押犯人的，后来我自己成为犯人，被武警看押。他从手机相册里调出身着军装的照片，细长得像一根稍显弯曲的竹竿，头上军帽显得很大

起因是他一时迷了心窍，和别人一起，捉了一只金丝猴，卖了一千多元钱，几人分了。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凡捕捉必判刑。幺舅被判九年刑，关在北川县监狱，毕竟他有着武警战士的良好素质，狱中表现好，减了几次刑，2008年7月就可出狱

汶川大地震发生时，冯飞在成都工作，通讯中断，他找到成都交通广播电台发布消息，他将开车回北川，有需要搭车回家的北川人，于晚上十点在某个

路口集合。因地震原因，成绵高速晚上十一点才开放。他在新都钟楼带着几个同乡，于第二天凌晨赶到安县的辕门坝，再冒着落石走回北川的擂鼓镇。在绵阳接到幺舅的两个女儿，告诉她们，你爸肯定是没有搞了（死定了），县监狱和县医院相连，医院全部倒塌，人员伤亡惨重，监狱也不可能幸免。天刚亮的时候，从擂鼓镇走到接近曲山镇的凉风垭山口，冯飞见到妈妈和弟弟冯翔从对面走来，抱住他失声痛哭：冯翰墨（冯翔的儿子）没了！

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此时幺舅正在忙着救人，他突然恢复成一名战士，顾不上与家人联系，指挥几个幸存的狱友，不停地从砖瓦堆里向外背人，致使电视新闻镜头里，有好几处他奔忙的身影。地震抢救工作结束后，家里人整理了电视新闻上幺舅背人的画面，他被宣布当场释放。回到村上的幺舅，因见过大世面，担任了村里文书及两个村民小组的组长。

活着真是太好了，每一天都是这么好，我现在活一天就开心一天。幺舅挥舞着长长的胳膊，龇着长

长的牙齿说。

夜深了，大家散去，么舅招呼我们一家洗漱。在院子里的水管，接了热水洗脸刷牙。屋子里，么舅夫妻俩给我们准备洗脚水，一个大塑料盆，哗啦啦往里倒热水。当我想到这是山泉水时，有种暴殄天物之感，可这里找不来不是山泉的水呀。大盆周边放了三只小凳子，三双新的棉拖鞋在门后排成一队，舅妈又拿来新的擦脚毛巾。我站了几秒钟，观望么舅，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在中原文明覆盖区域的河南陕西，女人洗脚，男人是要回避的，但远在巴蜀之地的羌民族或许没有这个讲究（就像冯飞把他称为小舅舅一样，在我们河南老家，小舅是骂人话），这位经验丰富的羌族汉子也不在意这些。那我也就入乡随俗吧，一家三口变成幼儿园的孩子，在他夫妻二人的全程注视下，乖乖脱了鞋袜，将脚伸进热水之中。夫妻二人坐在沙发上，么舅还在滔滔不绝，牙齿闪着亮光，表达着他对生活的热爱，那样子单纯得像个孩子。

第二天早上，在冯飞家吃了早饭，安昌河一家和我们一家去北川老县城遗址。王佳孩子太小，不适合去。中午约在桑枣镇吃焦鸭子，到时冯飞带着王佳

一家过去。这里的饭馆，常以姓氏和经营品种结合而起名，简洁明了，透着实诚：周蹄筋，陈排骨，杨肥肠，宋包子，马油条，党米粉……

安昌河说，从前小城非常美丽，夏天的晚上，天热睡不着，三五好友，开车来北川喝啤酒唱卡拉 OK，闹到半夜方休。从山上回望，北川县城灯光明亮，小巧玲珑，像一个盆景坐在谷底。县城最早在禹里镇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南下干部来到这里，觉得禹里在山中，交通不便，他们到绵阳开会太远，而这个地方，在公路边，出行方便，建议将县城迁到这里。当时形成两种意见，地质专家说此处不适合居住，大山包围，川道里两面夹住，一旦发生泥石流，将无处可逃。但县领导一点点将一些重要机构建在这里，时间长了无法再回到禹里，危险说便一直存在。近年也一直有意搬迁，据说就在地震发生前不久，县城搬迁到擂鼓镇的申请刚获批准。

故地重游，又是春天。这里已经变成人气旺盛的观光旅游区，偌大的停车场几无虚位，好多工作人员分散在各个角落忙碌，车辆进出繁忙，牌号随便一



扫就有十多个省份。导游的讲解声此起彼伏，前呼后应。

公路仍然从城边通过，每天有各种车辆穿行。日出日落，生活如常，昨日不再，人去楼空，这些曾经上演过各种人生故事的建筑物静静伫立，大树缀满绿叶，几株碧桃以废墟和坍塌为背景，绽放粉红色花朵。

离开的车上，周丹说，地震后，她娘家那里几个干部随河南方面救援队来参与建设，很是生气地说，我们在忙着干活，本地人却在吃吃喝喝，支起桌子打麻将。她刚嫁来时，也很是看不惯，觉得安昌河每天都在外面吃喝玩耍，周末这样倒也罢了，平常上班，也在河岸上支起桌子耍了起来。我说，那肯定是“八项规定”之前，现在恐怕不敢这样。周丹说，大地震后，那些活下来的人，都看开了，婆婆天天杀一只鸭子，把安昌河的女儿吃成了小胖子。

安昌河说，这与四川历史上多灾多难有关，人民常有朝不保夕之忧，一方面，成都平原的天府之国

富饶丰美，人们会享受，吃的花样巨多；周边山地交通不便，苦寒交加，最主要是远离中原文明的儒家文化，不受正统约束，豪放达观，天真烂漫，形成了“蜀国人”能吃苦也会享受的性格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生活滚滚向前，倒塌的，伤痛的，残缺的，丢失的，都将收起眼泪，合拢伤口。每一个春天来临，新开始新的生活。